

男孩A

尚雍 著

課本被亂畫、受盡嘲諷、羞辱
難道「醜」就沒資格擁有愛情和友情？
同學說 我是人間巨大垃圾
只有竹林裡的男孩 肯聽我傾訴
而男孩制服上模糊難辨的姓
看來像個大寫的A……

繼青春喜劇 鄰居狂想曲 獲熱烈好評

再推 網路文學作家尚雍 發燒處女作

男孩A

超值收錄短篇另類情愛故事 愛情小說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男孩 A / 尚雍著. -- 初版 -- 臺北市:法蘭克福工作室, 2001 年[民 90]

面: 公分, --(優秀文學:11)

ISBN 957-8798-46-6(平裝)

857.7

男孩 A / Kid A

作者 尚雍
責任編輯 黃玉慈
校對 尚雍・Michelle・Vivian・黃玉慈
叢書企畫 優秀文學網・編輯室
美術設計 Crystal Chou
企畫執行 Julie
企畫總監 Frank
總企畫 優秀文學網
地址 台北市敦化北路167號7樓C室
電話 02-2545-5655
網址 www.yoshow.com.tw
郵件信箱 info@yoshow.com

發行人 蘇彥誠
出版者 法蘭克福國際工作室
地址 台北市仁愛路3段9號3樓
電話 02-8773-8090
傳真 02-8773-8074
郵件信箱 k5199y@ms22.hinet.net
劃撥帳號 19460372
戶名 法蘭克福國際工作室
法律顧問 蕭顯忠律師事務所
出版日期 2001 年 10 月初版一刷
定價 170 元

總經銷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台北縣中和市橋和路112巷10號2樓
電話 02-2249-6108
傳真 02-2249-6103
印刷 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

香港總經銷 世界出版社
地址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-248號荃灣工業中心14樓
電話 2408-8801
傳真 2408-0174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本書若有缺頁破損,請寄回
『法蘭克福國際工作室』更換

ISBN 957-8798-46-6
2001 by Yoshow & The International Studio of Frankfurt
Printed in Taiwan

男孩A

尚雍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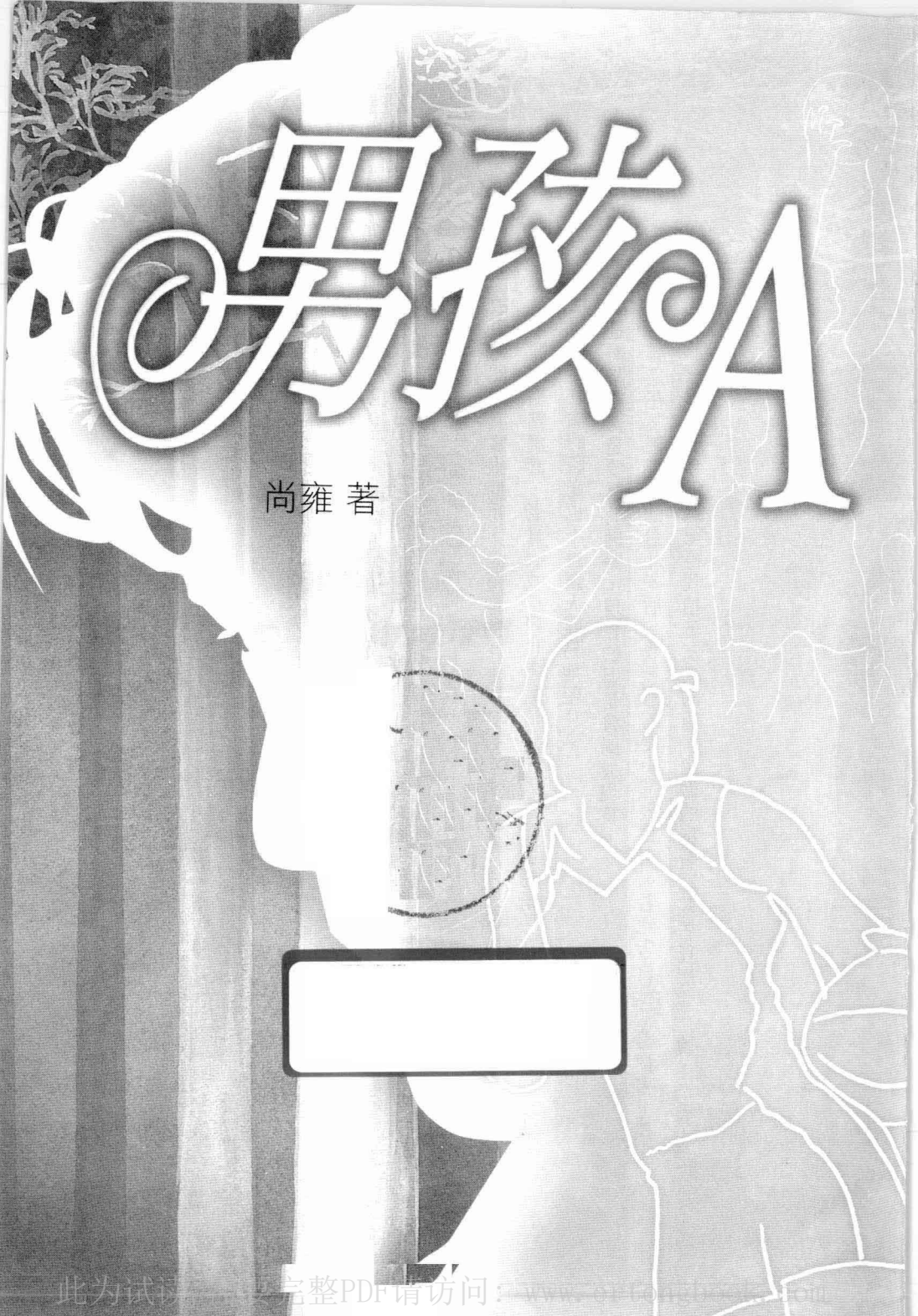
課本被亂畫、受盡嘲諷、羞辱
難道「醜」就沒資格擁有愛情和友情？
同學說 我是人間巨大垃圾
只有竹林裡的男孩 肯聽我傾訴
而男孩制服上模糊難辨的姓
看來像個大寫的A……

繼青春喜劇 鄰居狂想曲 獲熱烈好評

再推 網路文學作家尚雍 發燒處女作

男孩A

超值收錄短篇另類情愛故事 愛情小說



男孩A

尚雍 著



序

『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……』

我在想，如果一開頭就先叫你讀首古詩的話，大概會有兩種反應：一則蓋上找其他本那麼枯燥的小說；二則繼續聽我胡掰瞎搞下去（笑）。

為什麼會只有兩種反應呢？其實不為什麼，只是這不是重點，因為這跟我接下來要告訴你的這個故事——《男孩A》有關。

故事的開頭其實很簡單，是這樣的：在版上與尚雍認識，大約有兩年多的光景了……這中間的點點滴滴，老實說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因為記憶總是要在老年以後才會令人不經意地想起；歡愉的時光也不會讓人輕易地留住。

只是網路的總是要歸於網路，現實的還是會歸於現實。

那應該是在某個炎熱的台北午后，我無意的漫步進入書店，看到店員急忙著把書上架，我於是呆了一下。至今仍然記得我拍著友人的肩，驕傲的指著《鄰居狂想曲》說：「看！這

是我網友寫的小說。」

在《鄰居狂想曲》變成鉛字以後，我也曾跟不少人提過。當然其中免不了與其他新興的網路作家互相比較，不同的是，這件事情是這樣確實的發生在我的周遭。雖然談論的話題不外乎這個人的風格，以及對其作品的觀點。但其實也包括了許多的關切。

尚雍其實就像她作品裡的人物，是位充滿陽光氣息的鄰家女孩：天真直率，雖然不浪漫，但卻很真摯。在她的許多作品裡她也偷偷地述說了她的種種性格。或許同是詩人的她，對於周遭生活也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感觸與想法，也因此造就了她那縝密但卻灑脫的心思。

其實很多小說的主角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兩樣，《男孩A》也不例外。每當碰到內心那敏感而脆弱的所在，過多的情緒便會翻騰而出。而由於些許的自卑所帶來的忿恨不平，常在對自己有所期待時，卻故意隱藏而壓抑。非得等到許多外來的與內心的因素，才會想要有所改變。

《男孩A》之所以會讓我感到驚訝，不外乎是她細膩地刻劃了書中人的個性。以淺入深而又不失流暢的筆法，及那讓人意料不到並且急轉直下的劇情，也讓我一直有想閱讀下去的慾望。我想在引起讀者的共鳴這一點，老實說她做得十分成功。但可惜她的面紙還是白買了，

因為那並沒有騙到我的眼淚。只是如果你需要的話，請寫信給尚雍，我想她會負責到底的。

有人說：看書必先看序。可惜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寫好一篇序。但是我知道如果要寫好一篇會令人感動的文章，首先得感動自己才行。雖然我不是個濫情的人，不過這本書細膩而純真的情感，確實是那樣觸動了我心底的某些情愫，與及深藏的悸動。

是的，如果你看了以後感覺有些不一樣的話，也請看看接下來她筆下說的另外一個故事。或許你也會像我一樣，會在那麼一個不經意的時刻，隨著劇情而輕輕的搖頭，然後微笑。

只是記得，以後人家提到那首詩時，可別說是從《男孩A》裡節錄出來的。你只要說你認識那詩裡面的人就好，如果他們還是問為什麼的話，你也可以說：「其實不為什麼，只是那不是重點，因為那跟我接下來要告訴你的這個故事——《男孩A》有關……」

夜貓網友 文麟

二〇〇一八十四



熱！今天的天氣真是熱！我一直覺得台北是全宇宙最熱的地方，可是如今看來，台北又破了它自己驚人的記錄了。

我環顧教室，有人很沒品地拉開衣領，用小型電風扇對著胸部猛吹；有些人用衛生紙頻頻拭汗，擦得臉上脖子上都是白白的衛生紙屑；有人抓準老師每一次轉過身去寫黑板的時機，拿起冰水就拼。

熱啊！台北怎麼會這麼地熱？

我眯起眼睛，望向窗外一片無垢玻璃般的藍天和那耀眼的陽光。這種豔陽天，我卻要坐在教室裡面上那三角的函數……好滯悶的高中生涯，就像這無風枯燥的天氣一樣。如果，如果那片湛藍的天滲出激盪的波光，搖曳著變成一池清澈帶著氯氣味的游泳池，而我正往裡面縱身躍下，該有多清涼消暑啊？

「黑板上這三道題目是去年的聯考題，你們很多學長姊都敗在這三道題目上面。

現在同學拿張紙出來做做看。」數學老師的聲音扼殺了我往幻想海洋一躍而下的衝動，我跟著其他同學一起拿出測驗紙。

「你們練習的同時，先請三位同學到台上來解題。第一題，許彩淪。」

許彩淪是班上功課數一數二的好學生，此外她因為長得像個俊秀的男孩，很多學妹因此拜倒在她的制服裙下。我覺得這道題目對她而言是一塊蛋糕——a piece of cake 是也。

數學老師微微扶起她的老處女眼鏡，喚道：「第二題，鄭盈盈。」

鄭盈盈是數學小老師，我想這題以她而言不過是易如反掌吧！她和許彩淪兩人胸有成竹地走上台去，拿起粉筆寫了起來，而數學老師以銳利的目光掃視台下，尋找前三名受害者。我突然有種不祥的感覺。我低下頭假裝很認真地在解題，卻下意識感受到老師灼熱的注視。

要不要！拜託拜託！我在心中吶喊著。

「曾道梅，第三題！」老師惡意的聲音傳來。



我就知道！數學老師總是看我不順眼，明知道我是數學白癡還醬子整我……我絕望地起身，朝黑板走去。經過同學身邊時，我聽到有人在悄聲說：「曾道梅，真倒楣！嘿嘿嘿嘿……」

是的。我的名字就叫做曾道梅。不曉得是人受名累還是天生真的是塊倒楣的料，我的人生從來沒有順利過。我長得很恐龍，或是愛國，或是抱歉；此外我又矮又胖。為了增加我的難看度，我的臉還很夠意思地冒出一片天花也似的青春痘。從小到大，男生看了我一眼後絕對不會再看第二眼，就算看了，可能也只是想確定真的有女生長得這麼醜的嗎？

異性緣差就算了，我的同性緣也好不到哪裡去。我一直是同學嘲弄厭惡的對象，沒有人喜歡跟我做朋友。而現在，隨著聯考和夏天的逼近，同學們的火氣似乎也跟著有上升的趨勢。她們對我的反感越來越甚，值日生我已經做了三個月，簡直變成值年生了。

雖然如此，我很認命。我知道自己的長相是沒救了，也知道自己沒有什麼聰明才智可以在課業上揚眉吐氣，做白日夢成為我藉以逃避生活上種種不順遂的桃花源。我

也愛書和電影，因為只有藉著它們，我才能短暫遁世，忘掉倒楣的自己。

我呆望著黑板前的考古題，左手持著粉筆，口中喃喃念誦著：「 $\sin$ 平方貝塔加 $\cos$ 平方貝塔等於 1 …… $\sin$ 平方貝塔減 $\cos$ 平方貝塔等於 1 減 $2\cos$ 平方貝塔等於 $2\sin$ 平方貝塔減 1 ……」好像我把公式背熟了就可以生出答案一樣。

沒用。只知道死背的我是沒辦法憑空變答案的。我感到原本只是涓滴細流型的汗水變成尼加拉瓜大瀑布，從我身體中傾瀉而出，連背後的制服都溼了一片了。許彩渝已經答完題目下台去了，我好怕鄭盈盈也離我而去……我用眼角偷瞄右手邊的鄭盈盈，啊！她大筆一揮，正好完成答案旁邊的提醒記號，一個#字。她輕鬆地轉身下台。

我感到落單，感到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我汗溼一片的背後，天哪！為什麼我要承受這種可怕的目光？為什麼老師要這樣捉弄我？沒有數學頭腦不是我的錯啊？是我爸媽的！我很乖，我都有背公式，我只是每次都不曉得怎麼用而已……

勉強解到一半我就解不下去了。我孤獨地在黑板上掛了三分鐘後，數學老師的聲音終於響起。可是她不是罵我蠢笨，也不是叫我滾下台，她完全當我是隱形人，開始

對著全班同學講解起黑板上第一和第二道題目。就這樣，我不知所措地留在講台上，看著全班同學和老師刻意的漠視，想逃回位子上卻又怕被罵。

終於，老師講解到我這一題。她冷冷地看我一眼，說：「給妳這麼久的時間還想不出答案？啊？還站在這裡幹什麼？丟人現眼，給我下去！」

我感到一股被羞辱的憤怒，但一如往常，那情緒很快又被自卑和自我厭惡的心情取代。我急急地走下台，忍住不讓眼淚流出來。總是這樣的。每次都是這樣。我機械性地提筆，快速抄寫起黑板上的正確答案。好熱好熱好熱好熱……下課鐘響前，我能想到的，只有這兩個字。

在學校晚自習後，回到家已經十點半了。我大喊著：「我回來了。」一邊脫了鞋，放下書包，直接走向飯桌就位。

我媽媽端著幾盤熱過的菜從廚房走出來。我看了看，有糖醋排骨、魚香茄子、清蒸黃魚、炒空心菜和冬瓜蛤蜊湯，我饑腸轆轆地期待媽媽幫我盛好飯。

「洗手了沒？」媽媽問，將碗遞給我。

「洗過了。」我接過飯碗，開始攻擊桌上的菜。最近因為常常留校自習的關係，比較晚回家，而回到家後家人通常已經吃過了。所以我媽媽會預先替我留些飯菜。因為心疼我唸書的辛苦，媽媽總是留了特別多的份量給我，而我也照單全收。

在我埋頭吞嚥媽媽的愛心時，她就坐在我身邊看著我。

「我剛剛看氣象報告，菲律賓海域一帶的熱帶氣旋，很有可能形成颱風，往台灣這裡移動。」媽媽說。

「真的嗎？颱風來也好，天氣這麼悶熱，下點雨刮點風還比較涼快一點。而且颱風來還可以放颱風假說……再一碗！」我吃飯的速度是很快的。我將扒空的飯碗遞給媽媽。她幫我盛了飯，我接過飯碗又吃了起來。

「颱風通常是暑假期間來的，這次來得這麼早真是反常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這幾年又是聖嬰現象又是反聖嬰現象，氣候時節秩序都被弄亂了，現在連希臘都會莫名其妙地下雪呢。」她繼續氣候這個話題。

「是啊，全球的氣候都很反常。撇開自然因素不說，人為污染也造成很大的破



壞，像溫室效應讓全球氣溫每年都增加，連帶造成北極溶冰，海平面上升，土地被淹沒，以後可能每個人都要學會游泳自保。再來一碗，謝謝。」

媽媽嘆口氣看看我，接過碗又幫我盛了飯。

「我越來越覺得台北不能住人了。這裡的夏天真是一年比一年熱。」媽媽說。

「是啊，我每天流的汗都可以填滿馬里亞納海溝了……再一碗！」

「阿梅呀，妳好像有點……吃太多了。」媽媽這次沒有接過碗的打算，只是小心翼翼地看著我。

「哪有多？才吃三碗而已。快幫我添飯！」

「最後一碗哦！」她討價還價似地說著，幫我添了飯。我不耐煩地接過碗，埋頭苦吃。

「這種天氣啊……」

「再一碗！」我打斷媽媽的話。

「阿梅呀，不要再吃了，妳吃太多了。」

「拜託啦，我肚子很餓。」

「很餓！」媽媽像聽見什麼天方夜譚一樣怪叫起來。「妳吃了四碗飯，還有這麼多菜還喊餓！妳知不知道，妳每天每頓吃的比我們每個人三餐加起來的份量還多！妳不能再吃了。」

「我們家是窮得讓我吃不起是不是？我是青少年，現在正在發育耶！」

「這跟窮不窮沒有關係！妳弟弟也在發育，他都沒妳吃得多！他的運動量還比妳多幾倍。」

「妳到底要不要幫我添飯？」

「不要！我不能再讓妳吃了！阿梅呀，妳為什麼一定要吃那麼多呢？」

「跟妳說了我肚子餓嘛！」我怒氣沖沖地站起來，走向廚房自力救濟。我打開電鍋，發現裡面呈真空狀態。

「沒飯了！」我向媽媽投訴。

「都被妳吃完了。我煮了四杯米，妳把它全部都吃完了！我跟妳爸跟妳弟三個人加起來也是吃四杯米！妳肚子裡長蛔蟲嗎？」

「不跟妳說了。」我生氣地回到房間裡。把房門關上。門外，媽媽還啾啾不休地